



好 读 书 读 好 书

朱西甯： 被莫言称为 “我的先驱”的鲁籍作家

本报记者 师文静

>> 传奇人生带来多变的小说世界

朱西甯本名朱青海，1926年生于一个笃信基督教的家庭。其祖父是清代一位读书人，家道中落后，做了传道者，在山东、江苏一带传教，最终定居于江苏宿迁。朱西甯在宿迁出生、长大。

据其次女朱天心介绍，朱西甯是父母不惑之年所得的幺子，有两个哥哥、六个姐姐，但在他出生时都已去了外地生活，从小陪伴他长大的，是“年龄像爷爷奶奶一样”的父母，他们给朱西甯讲述山东老家的传说故事，这些故事“如此丰富又如此寂寞”，成了此后朱西甯写作的主要基调。

青少年时期，朱西甯追随着六姐到南京，开始了断断续续的读书和工作。中学毕业后，屡考

建筑工程系而不果，只好进入杭州艺专学习。这段时间，朱西甯接触到了老舍、曹禺、冰心、萧红等作家的作品，对文学有了崭新的认识。他说：“原来语文可以那么活，那么有味道。”尤其是在《万象》杂志上读到张爱玲的小说，更是入了魔，成为“张Fans”。

也正是在张爱玲等人的影响下，朱西甯开启了小说创作。他的第一篇小说《轻烟》写的是爱情故事，但未发表。1947年在当时的报纸副刊发表第一个短篇《洋化》，真正开始了小说创作。1949年，还在读杭州艺专的他弃笔从戎，随军赴台，这一路，背包里唯独塞了一本用勤工俭学三分之一的薪水购买的张爱玲的《传奇》。

朱西甯的部队驻扎在高雄凤山，军中文艺风气盛行，他与司马中原、段彩华三人号称“凤山三剑客”，由此开始了他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——早期原乡题材小说创作。此时期朱西甯完成了短篇集《铁浆》，被文坛认可。此后《狼》《破晓时分》《早魃》等“怀乡”题材成为其代表性作品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朱西甯暂时告别原乡题材小说写作，开始新小说创作，标榜艺术求变和文体创新实验，创作了《现在几点钟》《冶金者》《蛇》《第一号隧道》等，此后又以台湾本土主题创作多部作品，被作家张大春称作“台湾第一位新小说家”。1979年朱西甯成立三三书坊，开启理想

主义的文学“供养”，朱家餐厅无限量免费供餐，出版小说，除了女儿朱天文、朱天心、唐诺、马叔礼、丁亚民、钟晓阳、杨照、林耀德等人慕名而来，全是台湾文学界的后备力量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，在追求轻盈、短薄的文学创作潮流中，朱西甯又逆流而谋，开始写他的带有历史反思意味的长篇巨著《华太平家传》。其创作经历了原乡写作到新小说创作，再到本土化写作，乃至晚年又回归原乡书写，追求创作的多样性和丰富性。

1998年，在《华太平家传》八易其稿、写到55万字时，朱西甯因肺癌而病逝，最终没能完成这部预设300万字的大河小说。



作家朱西甯

>> 写作风格难以绕过鲁迅张爱玲

近日，朱西甯的《铁浆》《早魃》两部小说代表作在大陆出版，这是其作品简体版的首次面世。这一次，朱西甯以书写者的名义，而不仅仅是“朱家三姐妹”的父亲，强势进入大陆读者的文学视野。

在《铁浆》《早魃》两部作品中，最吸引读者的是一个发生在民国初年北方乡野的传奇故事。表面上看，《早魃》是一个土匪头子与一个卖艺女的爱情故事，但故事的发展离奇曲折，动人心弦。主人公唐铁脸是帮派接班人，有恃无恐，如水浒英雄一般劫富济贫，但却横行乡里，杀人如麻；佟秋香是“杂耍班”的卖艺女，每天过的是为乡民表演“大卸八块”等民间杂技的沧桑日子。两个人却宿命般地相遇，秋香被唐铁脸抢做压寨夫人，本想过安稳日子时，唐铁脸却被仇敌杀害，并且被传言是大旱天气中的“早魃”为害乡里……小说中，朱西甯对民间传说进行了大肆渲染和书写，让小说充满了传

奇性。

同样，在《铁浆》的九个短篇中，也是充满“野性”的北方乡野故事。比如《新坟》《铁浆》。《新坟》中的“能爷”不信邪，爱钻研，恨透了直接导致他母亲死亡的道姑奶奶的下神做法，发誓要苦读医书，看病救人，但却前后治死了一对家禽、两个儿子和妻子，家人的一再死亡没能唤醒他，面对唯一剩下的二儿子，他似乎看到了乱葬岗那里又多了一座新坟……《铁浆》里，为了争夺食盐承包权，故事主人公不惜将滚烫的铁浆灌进自己张大的嘴巴里……小说带有的批判性往往使读者想到了鲁迅。

在不少文学研究者眼中，朱西甯的作品中渗透了他年少时期所阅读过的沈从文、张爱玲、鲁迅等那一代作家的影响。朱西甯的小说，尤其对张爱玲的语言特色、行文中的苍凉感，以及鲁迅小说中对“吃人”“血馒头”等国民性批判，都有传承和移接。其小说中能看到上世纪二三十

年代众多作家的身影。朱西甯很是推崇张爱玲，说她是现代中国唯一嫡传的小说家，感慨自己“毕生的小说创作，永远比不上的是，斧凿总是无法像张爱玲一样‘不露痕迹’”。

谈及文学的脉络，还不得不提朱西甯与张爱玲、胡兰成的往事。1963年，抱着向大海中投入漂流瓶的心态，朱西甯给自己喜爱的作家张爱玲写了封信，不料竟于1965年收到回音。张爱玲信中评价《铁浆》时说：“《铁浆》这样富于乡土气氛，与大家不大知道的我们的民族性，例如像战国时代的血性，在我看来是我与多数国人失去的错过的一切，看了不止一遍，尤其喜欢《新坟》”。因为喜欢张爱玲，爱屋及乌，朱西甯接胡兰成到自己家附近做邻居，开启了长达多年的最有争议的交往，帮其化名出书，受其影响开始传授传统文化等。

不过，经过深入分析后，也有评论家认为朱西甯的小说传承并非来自张、胡。评论家庄宜

文认为，朱西甯的乡土小说受鲁迅影响深，但“朱与鲁不同之处，便是肯定传统价值，并在点出民族弊病之际，亦探讨如何铲除腐败”；他也推崇张爱玲，但他与张爱玲的区分，“不仅分为北方文风与南方文风的展现”，更明显的是，“对于传统礼教与人伦秩序，张是颠覆与嘲讽，而朱是维护与发扬”。朱西甯的小说确实深深浸淫于传统而又维系着传统。

同样，既是作家、评论家也是朱西甯女婿的唐诺认为，相比于鲁迅，朱西甯对世界充满了同情，总是会对一般所谓的“恶”多看两眼，给它们一点点机会。“他总是会留有余地，总是会给人一种可能性和空间，这对于上世纪三十年代作家来说可能太奢侈了，但这是比较接近文学的，没有负担文学之外的目的。《铁浆》《早魃》已包含了非常多现代主义因素，继承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书写传统，但也交出了那个传统所没有的东西。”



《铁浆》朱西甯著 九州出版社



《早魃》朱西甯著 九州出版社

>> 相通的精神原乡让莫言生发感慨

朱西甯一生漂泊不定，生于江苏宿迁，定居于台湾，然而他心目中始终认同的故乡，他笔下孜孜不倦地抒写的主题，永远是祖籍的原乡——山东、苏北乃至华北平原。他的小说中，弥漫着一种无法消除的原乡情结。他写的是民国初年黄河下游的土地，讲述的是华北平原的乡野人间。清末民初，恰逢“三千年未有之变局”，是转折大时代，而地处沿海的山东最能感受到时代的摇晃。这成为鲁籍作家创作最为宝贵和丰富的资源。

朱天心也表示，她父亲小时候是一个非常寂寞的小男生，一直希望有玩伴而不可得，他的父母把山东老家的很多传说编成故事，说得有模有样，煞有介事，

他听得认真，也当真。“父亲一生没有一步跨入过山东，很难从他的作品里去辨识出哪些是宿迁，哪些是山东，虽然风土民情和语言很接近，但已经很难辨识出来。”

朱西甯的小说中，无论描述黄河流经地之处的干旱灾情，还是黄沙气候，或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，都是对山东原乡的一种呈现。除去《早魃》《铁浆》中明显地以中国北方原乡作为文学想象的地域空间，在其最后的抒情之作《华太平家传》中，原乡彻底回归到他意念中的山东老家，此时对家族的再现不是探寻和重述，而是将早年记忆进行反刍。

评论家黄万华认为，朱西甯是读过鲁迅的全部作品后深入

展开文学创作的，他的中原乡土小说也有着鲁迅批判民族习性思想的影响，但他在批判国民闭塞、愚昧的生存状态时，又始终将传统价值纳入他探讨民族出路的视野中。“朱西甯的这种创作倾向反映出境外鲁籍作家创作的一种整体走向：对传统的看重。这自然不让人奇怪，而值得关注的是，在离开传统的发源地山东，不断迁徙、漂泊中，他们观照传统的视野反而开阔，传统也由此获得新的生长力。”

因为故事取材、文化背景、精神养料的相通性，著名作家莫言称朱西甯是他“真正的先驱”。莫言说，读《早魃》读到“小儿八福对他母亲说，‘林爷爷还讲，哪家坟头要是湿的话，坟里就有早

魃’”时，他就猜到了故事的结尾。莫言说，这并不是他有多高明，而是朱西甯使用的小说资源，与他自己在家乡听过的故事是相同的。“我自己使用的素材，朱先生早我几十年就使用过了。我曾经动过把早魃写成小说的念头，现在看来，幸亏没写，因为我还没有听到这些传说的时候，朱先生的《早魃》已经像一座丰碑，屹立在那里了。”

莫言还说，他庆幸后来才看到《早魃》，否则他将失去写作《红高粱》的勇气，自己的写作就是在不知不觉地沿着朱西甯开辟的道路前进的同时，因为与朱西甯个性、学养等方面的差异，而使自己的作品有了一些个人的特质。

《铁浆》《早魃》朱西甯著 九州出版社

出品：副刊编辑中心 设计：壹纸工作室 本版编辑：曲鹏